



红线金丸

美国
萧逸著



萧逸作品全集(之二十五)

红线金丸

「美国」萧逸

江山如画 一时多少豪杰

《萧逸作品全集》自序

还记得那年——1986年春，我的小说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，时间真快，屈指算来，如今已是第十二个年头。

纵观祖国大陆出版界近十几年的发展变化，千舸争流，万花怒放，真是多彩多姿。二十年的改革开放，祖国大陆对于我们早已不再陌生，尤其是这几年来在全球普遍性的经济萎靡不振声中，中国一枝独秀地以她高度的成长率，欣欣向荣地向世人展现了她的骄人身段，赢得了举世的震惊与赞赏，也为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炎黄子孙争得了应有的自尊与光荣。

我们知道，决定一个国家或是民族的健康成长，经济建设所带来的物质文明，固然是一个重要的关键，但我以为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个国家所具有的精神文明，也就是这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，两者并进，才是谋国之福。随着二十一世纪即将接近的脚步，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及其影响力日形显著，一项重整并发扬我优秀中华文化的历史使命，就显得格外重要。

当作家们不再沉默观望，拿起笔来，共同为这项文化重建的历史使命而竭尽全力时，我们的国家前途才真

正有了希望。

武侠小说在面临着此一新时代来临的同时，本身亦曾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蜕变。优胜劣败，适者生存——在此无情的铁律下，我们因以看见此一固有传统文学之行将灭迹，它的去留及其定位，不仅仅为海内外亿万读者所关注，甚至于更关系着此一独特类型的民族文学之继存，执笔者你我，焉能等闲事之，不小心从事乎？！

《箫逸作品全集》今日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正式集结出版，和广大的读者群众见面，我内心感触良深。三十余年的写作生涯，似乎是应该到了一个重要结算时刻，但却未必就此打住，说到“全集”更似有夸大之嫌，无论如何，它却是现今我所能搜集到有关“武侠小说”部分的绝大部分，遗憾的是，其中一部分——七十年代初期，于香港报章杂志所连载，以后由“环球出版公司”集结成书，为数约在三百万字左右的菁华之著，于今竟然全部流失，一部也找不到了。于此之外，我还撰写有一百数十部电影电视剧本，之后在我初来美国之时，为香港、新加坡两家日报，每日撰写专栏杂文，为时三年之久，算来字数亦有可观，因非小说，自不包括在这套全集之内。读者应该有“知”，不觉哓哓，就此一笔带过。

在陆续拣视翻阅这套全集时，我内心有太多的激动，时而脸红心跳，冷汗涔涔，不觉掩卷叹息。那是因为这套为数二十八部的洋洋大观之作，其中不少部分是属于“少年不识愁滋味”的早年旧作，却以坊间早有盗版问世，藏拙也难，“丑媳妇难免见公婆”，今以“全

集”出版，说不得一并陈上，读者明目，以察秋毫，自不难从中窥出究竟，三十年书剑春秋，其实涵盖了作者大半生从事笔耕的心路历程，一时真不知从何说起，正是欲语还休，知我谅我，幸不为罪。

“江山如画，一时多少豪杰”——有伟大的民族，才有伟大的作家，以此标竿，期相自勉。



一九九八年仲夏于美国南加州寓所

楔子

金钟三响，大厅内鸦雀无声。

一十六名红衣少年，自两侧雁翅似地排了开来，独独空出了那描金砌玉的福寿长案来。

海碗粗细的一对红烛，映衬着一幅“麻姑上寿图”和金光闪烁的一个大“寿”字，水磨的红石柱上，悬有丈许长的一副大寿联，写的是：“身似西方无量佛，寿如南岳老人星。”

九头金狮车飞亮，一生笑傲江湖，驰马中原，掌中一口雷音剑，真可说是抖足了威风，为他们“红衣狮门”开下了五十年太平江山。

如今，这位不可一世的老侠客，八十寿开，垂垂老矣！

偶尔追忆此老的桩桩往事，会令你不寒而栗。只是在他八十大寿的今天，耳濡目染的，却是一团喜气，谁也不会再去追忆那些已经褪了色的血腥往事了！

早在半月前，已有为数可观的武林朋友，不远千里来到这巫山脚下的“海天别墅”，给老爷子拜寿。

这其中多是些埋名已久的风尘侠隐、草野奇人，甚至当今八大门派的掌门人，除了“天南派”“西岳派”因故未临之外，其他各派都来了。

“海天别墅”一时群雄荟萃，众英云集，鞭丝帽影，比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

寿桌前坐了七八个老人，其中有南少林寺方丈涵一、武当派掌门朱白水、青城派掌门赤眉老人、峨嵋派掌门蒲大方……

赤眉老人回头笑问一名弟子道：“怎么，老寿星还不出来？我们可是等急了！”

那弟子躬身道：“主人正在更衣，快出来了。”

言之未毕，只见红门一启，步出了两个少年男女，二人之后，紧跟着老寿星，红衣狮门教主九头金狮车飞亮。

车飞亮紧抱双拳，呵呵大笑道：“有劳各位久候，老夫怠慢了！”

大厅内爆出了雷鸣似的欢呼声，纷纷嚷着要拜寿，车飞亮连连摇头道：“不敢当，不敢当！”

他身前那一双少年男女，喜气洋洋地把他扶至“寿”字图前，接受了众人的拜贺。

九头金狮车飞亮，连声大笑着，不停地指使着他的一双儿女与贺客答礼，眉开眼笑，喜气洋洋！

只见他身着福字黑缎团花马褂，下着同色长袍，一双寿字履，虽已是八十高寿的年岁，看起来却仍然是英气内敛，精神抖擞！

他一副瘦高的身材，腰杆笔也似直；一双寿眉，其白似雪；双眉之下，那双深深陷下的眸子，每眨动间，精光四射。

看到此，你就会知道，这九头金狮车飞亮，虽是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，可是他并没有把功夫搁下来。

酒过三巡，这位车老先生忽然立起身来，只见他双拳一抱，朗声笑道：“老夫有何德能，居然劳动了远近江湖的好朋友，来到我这蜗居，实在惭愧！”

说到此由不住大笑起来，笑声一敛，道：“车某一生行侠江湖，多蒙各位好友抬爱，才挣得了今日一点虚名，今日贱辰，权

借一杯水酒，为各位好朋友洗尘接风，来！请干一杯！”

说着，仰首把杯中洒一干而净。

举座各人雷鸣似地爆了一声彩，纷纷干了一杯。九头金狮车飞亮抱了一下拳，笑道：“谢谢各位，今日老夫实在是太乐了，此乃我‘红衣狮门’数十年未见的热闹，各方高朋会聚一堂，真正的难得……”

说到此，手捻银髯，宏声大笑起来！

大厅内一时鸦雀无声，数百双眼睛都集中在他一人身上。只听他朗声接下去道：“在此，老夫有一事当众宣布，凡我红衣狮门弟子，更须注意聆听！”

说到此，面色一寒，道：“老夫自掌本门，已过五十春秋，自信功过尚能相抵，如今年事已高，精力有限，今日我当众宣布，自此闭门退居，将不再问事矣！”

厅内立刻响起一片惊诧之声，纷纷猜测议论不已。

车飞亮面色一沉，大声唤道：“车卫，你来！”

少年应声而至，只见他长身阔背，浓眉大眼，身着大红上衣，其上绣有本门狮标，腰系丝绦，神采奕奕。这少年正是随他同出的男女少年之一，他是车飞亮的独生儿子，人称“铁麒麟”车卫。

他立在父亲身边弯身道：“父亲有何差遣？”

车飞亮呵呵一笑，正色道：“从今以后，这红衣狮门，水旱七十二舵，统统归你所掌；老夫当众宣布，你为我红衣狮门第三代正式掌门人，还不跪接红玉狮令！”言罢自袖内摸出一颗拳大的红色玉狮，双手一举。车卫不禁微微一怔，紧接着双膝跪地，对着父亲手上的红玉狮令拜了三拜，然后起身双手接过！

一时之间，众声雷鸣！

红衣狮门七十二舵的弟子纷纷趋前，唱喏见礼。车飞亮父

子不禁喜上眉梢！

这是“红衣狮门”中的大事，包括各大派的掌门人在内，他们谁也没有想到，九头金狮车飞亮，居然在其八十寿辰之日，来了这么一手！

各派掌门人纷纷起立，向这位年轻的新掌门人铁麒麟车卫祝贺寒暄！

“红衣狮门”在江湖上势力极大，七十二处分舵，遍布全国。

想不到铁麒麟车卫一介后生，居然当此大任，也真值得他趾高气扬了！

不过人们也都清楚，车飞亮这一双儿女：车卫、车钗，都随他自幼练就了一身惊人的功夫。兄妹二人在红衣狮门中，以极为特殊的身分，确实做了一些惊人的事情。因此当本门诸执事、弟子聆听之后，除了有些意外，倒也心悦诚服。

九头金狮宣布了这个命令之后，内心真是快慰极了，他高声命令身侧弟子道：“传令下去，各门紧闭，诸弟子尽情畅饮，午夜之后，本门诸弟子集合听训，正式行礼！”

身侧弟子躬身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方要移步外出，忽见大厅右侧门外匆匆进来一名弟子。这弟子手上持着一张大红拜贴，神色极为仓促。他匆匆走到九头金狮车飞亮座前，弯腰行礼道：“禀教主，有一少年投帖贺寿！”

车飞亮皱眉道：“哦？这时还有人来？我不是关照过，不再见……”

铁麒麟车卫抢上一步笑道：“父亲，既是贺客，不可怠慢，何妨请他进来一见！”

九头金狮车飞亮点了点头，伸手自那名弟子手上把来客的拜贴接过来，打开一看，只见上面写着：“江南边瘦桐贺”。

车飞亮不由一惊，他把这贴子递与车卫，说道：“想不到竟

是此人！”

车卫接过一看，面色大惊道：“既是此人，我们更怠慢不得，快请他入内吧！”

九头金狮车飞亮哈哈大笑，朗声对厅内道：“诸位好友，你们猜谁来了？”

众人目光一齐望向他，并无人能猜出，车飞亮兴奋至极地道：“来客是江南的边瘦桐！”

这“边瘦桐”三字一出，就连临席的几个掌门人，也不禁吃了一惊，纷纷都站了起来。

他们都知道，这人是当今天下一位奇人，一袭青衣，浪迹天涯，仅仅数年光景，大江南北已无不对这位少年奇人奉若神明一般！

据说，这位青衣边瘦桐，一身武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任何事只要他一伸手，无不迎刃而解。此人虽是一翩翩少年，但为人行事，向以稳重著称，恩怨分明，最不喜管别人闲事。而且从没有人见过他的庐山真面，那种神龙见尾的闪电行踪，为江湖上千万人引为传奇。

青衣边瘦桐究竟是如何一个人，究竟有多么高深的武功，谁也莫能道出。只是此人的独家暗器“红线金丸”，却在江湖上妇孺皆知。在他这种奇特暗器之下丧生的武林人物，简直是数不胜数！

“红线金丸”青衣边瘦桐，就像是一道闪电，一阵旋风，那么深深地震撼着武林中的每一个人，人们对于他，真有“谈虎色变”之感！

九头金狮车飞亮拿到了这张贴子，那种惊诧、狂喜、骄傲，自是可以想见。其实连他本人，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少年奇人。他转身对车卫、车钊道：“你兄妹即刻代我迎客，只说为父在此

恭候侠驾！”

铁麒麟车卫与妹妹车钗闻声下座。他兄妹二人，对于这位年岁和自己相差不多的人物慕名已久，今日能得一会，自是梦寐以求。当下双双行出大厅，由先前报讯的弟子带领着直向正门而去！

出得大门，二人远远窥见，门前一骑青灰大马，在马鞍一边，伫立着一个头戴着大草帽、身着青衣的神武少年。车卫、车钗知道，这少年就是饮誉大江南北的神秘人物——青衣边瘦桐！

在未见面之前，他们绝没有想到，这么大名鼎鼎的一个人物，竟是这么朴素的一身装扮！

只见他身着一袭名副其实的青色布衣，只是色泽鲜明，有异一般，身材似乎很高，只是看不清楚面目！

车卫兄妹忙趋上前去。却见那青衣少年，正自仰首苍天，暮色里隐约可见他那浓且长的一双眉毛。

铁麒麟车卫远远抱拳道：“贵客莫非就是边大侠么？我兄妹久仰了！”

青衣人闻声把眸子转了过来，兄妹二人这才看清，来人有着微微黑红的一张俊脸，一双眸子黑圆净亮，鼻直口正，在他启唇微笑时，露出一口编贝也似的白牙。这青衣边瘦桐，真有一种说不出的豪帅劲儿，他那种豪迈的个性，似乎不须说话，也能由身上散发出来。

他头上戴着一顶宽沿的草帽，两耳之下，垂着两束黑色的帽穗子，衬着他那高大的身子，古铜色的皮肤，真正堪称“英俊”！

这时他目光直视着二人，微微哂道：“仁兄是……”

车卫含笑道：“小弟车卫，这是舍妹车钗！”

青衣人颌首见礼道：“久仰！”

车卫接道：“家父车飞亮在厅内待客不能分身，特命我兄妹出来恭迎，尚请勿怪，谨请入内礼待！”

青衣边瘦桐倏地目光一亮，匆匆在二人身上看了一眼，由鼻内哼了一声，淡淡笑道：“原来车老太爷竟是令尊，真是失敬了！”

车钗在一边冷眼旁观，只见这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目光炯炯，精华内敛，一眼望去，就可知道是个身负绝技之人。她心里道：“可惜他是给父亲拜寿来的，不然定要设法与他比试一番，看看他到底有什么本领！”心里这么想着，不免很留意地看了他几眼，只觉得此人一举一动，都令人有一种“超俗”之感。他身边那匹青灰色马，长得似驴非驴，似马非马，看来较常马要高大许多，双耳竟比一般的驴子还要长。

铁麒麟车卫回身道：“与边大侠带马！”

青衣边瘦桐淡然一笑道：“用不着，我马上就走！就叫它在外面吧！”

说着顺手一拍马臀，那匹看来不显眼的马，竟自行走入林内去了。

边瘦桐解开了帽带，把那顶马连波的大草帽背在背后，微笑道：“仁兄请前带路！”

车卫抱了一下拳，笑答了一声：“是！”遂即和车钗转身带路。边瘦桐紧随着二人身后，大步向大厅走去。

大厅内，上千只眼睛，都在期待着这位不速的贺客！

只见厅门一启，车氏兄妹首先而进。九头金狮赶上来问道：“边大侠呢？”

言之未了，已见边瘦桐闪身而进。九头金狮车飞亮不由怔了一下：“是边兄么……”说到此，他似乎有些接不下去了。因为来人就年岁看来，至多不过二十四五岁的样子，以自己八十

高龄的老人，开口对来人称“兄”，也似乎谦虚得过分了。再者来人这一身朴素随便的衣着，也是他没有想到的。今日来此拜寿的人，哪一个不是穿戴得极为整齐华丽，独独只有他这么一身随便衣服，居然连大草帽都带到寿堂里来了。

相形之下，也确实有些不起眼。

不过，车飞亮哪里又会去计较这些？人来了，就是自己无上的体面和光荣！

边瘦桐那炯炯的目光，只注视着主人一人，对大厅内其他各人，以及诸般华丽的景像，他却正眼也不看上一眼！

边瘦桐当下哈哈大笑，道：“车爷的大名，边某久仰了！”

车飞亮不禁得意地展眉而笑，道：“来！来！来！边老弟，请上座，你的侠名举座同钦，想不到你眼中尚有老夫我这一号！”

说着一只手握在了对方腕上，哈哈笑道：“实在是不敢当，不敢当……快请坐下来吧！”

红线金丸青衣边瘦桐面色微微一变，可是仍然随着九头金狮车飞亮走到了席前，坐了下来。对于这桌上其他各人，却仍然是视同未睹。

车卫亲自为他满上了一杯酒，边瘦桐面色一凛，推杯笑道：“在下不擅饮酒，请不要客气！”

铁麒麟心中一怔，窘笑道：“边兄说哪里话？远路而来，一杯水洒总是应该饮的。”说到此，自己双手举杯道：“小弟代父敬你一杯！”

座上各人俱对这位不速之客侧目而视，对他这种直率的个性，感到奇怪！

众目睽睽之下，边瘦桐哈哈一笑，挺身站起，目射精光道：“在下不擅饮酒，主人不必见逼，否则当拂袖而去！”

铁麒麟车卫不禁面色一红，顿时就怔住了。当着众人面前，

这位新接红衣狮门的掌门人，可真是有些下不了台了。

只见他头上青筋暴跳，一时真有些“进退维谷”。

立在一边的八十寿翁车飞亮见状，也不禁白眉微皱，由这个奇特的年轻人的脸上，他似乎体验出一种不祥之兆。他尚未及说话，车钗已含笑走过来，推着她哥哥笑道：“人家不会吃酒，你敬个什么劲儿，算了吧！”说着杏眼往边瘦桐面上瞟，面色微微一红。

车卫借着台阶儿下来了。他仰首把杯中酒一饮而尽，朗笑道：“边大侠太客气了！”

边瘦桐这才落座，面上却无一丝笑容。

这种情形在一个常人身上，也许不足为怪，可是在一个专为拜寿而来的贺客身上，就显得太奇怪了。

大厅内一阵喁喁私语声，他们俱不知这位奇特的怪人，来此究系何为？

车钗在经过父亲身边时，轻轻道：“这人太怪了，你老人家不可不防！”

车飞亮猛然回头望着她，正想问故，车钗却微微一笑，低头而去。

她在距离边瘦桐身侧不远的一个位子上坐了下来，秀目澄波，一声不吭地远远看着他。

九头金狮车飞亮微微一愣，遂又面带笑容，在他想象里，这是不可能的！慢说自己有一身绝世的武功，并不惧他，即使是技不如他，这举座数百名高手，岂能怕他一人？再者，他也想不出，这边瘦桐和自己曾经有过什么过节，因此略一思索，也就不再多虑！

同桌的六派掌门人，虽是都对这位不速的客人心仪已久，可是他们眼见来人如此托大，却也不想自讨没趣，谁也不愿和他

说话。

九头金狮车飞亮坐了下来，含笑向着边瘦桐道：“少侠既来至我这海天别墅，少不得要住上几天再走了？”

边瘦桐内心始终像似在忍受着什么似的，此时闻言，忽然抬头一笑道：“不！我这就要走！”

说到此，他忽然面色一冷，道：“老爷子，在下有一事想要请教，尚请据实相告才好！”

举座都不禁蓦然吃了一惊，这时才知道，这边瘦桐并非是专为拜寿而来，而是别有原因！

当下车飞亮沉下了脸色，但是仍然带着一丝勉强地微笑，道：“老夫洗耳恭听！”

青衣边瘦桐冷然道了声：“好！”遂直视着车飞亮道：“我只打听一个人，不知阁下可曾认识，如不认识，在下拔腿就走，绝不多扰！”

车飞亮忍不住朗笑一声，他的一双儿女车卫、车钊都似乎已经预料到事态不妙，双双离座而起，站在了父亲两侧。

车飞亮笑声一敛，微带不悦地道：“边少侠，今日是老夫贱辰之日，当着如许高朋面前，尚请慎重发言才好！”言下之意，也颇有些暗责对方不知自量。

青衣边瘦桐蓦地立起身来，面色一寒道：“请问在二十年前以一杆凤翅流金镜闻名江湖的边盛，阁下可曾认识？”

此言一出，举座震惊！

因为凤翅镜边盛，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人物，只是后来风闻他丧生云贵，详细情形无人得知。想不到边瘦桐蓦然提出了这个问题相询，众人俱都不胜惊异！

九头金狮车飞亮闻言后微微呆了一呆，这句话像是一道闪电也似地，猛然击中了他，他苦笑了笑道：“这人老夫是认识的，

莫非那边盛是你……”

边瘦桐见他承认，不由身子颤了一下，目放精光，冷笑道：“我要请教，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车飞亮面色一白，紧接着狂笑了一声道：“老弟台，你这句话就问得太唐突了，老夫怎会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？”

边瘦桐冷冷一笑，只见他右手自怀内摸出一物，徐徐张开来，掌心露出一枚菱形的暗器！

座上各人都不禁神色惘然，除了有一二老人，以及车飞亮本人神色略异之外，其他各人俱不知这是一粒什么东西。

边瘦桐冷冷笑道：“车飞亮，这粒铁菱角，你应该不陌生吧？”

九头金狮车飞亮退后了一步，面色一沉道：“你休要无事生非……”

边瘦桐狂笑一声道：“人死十年，这枚暗器才在棺内尸骨中发现。经我查证，竟是你车氏独家暗器，老儿，你还敢狡辩么？”

车飞亮单手一按桌沿，“嗖”一声，已自飘身而出，沉声道：“边盛是你什么人？”

大厅之内，此刻起了一阵骤然的骚动，红衣狮门中众弟子无不愤然而起；车卫、车钗更是一左一右，紧护在父亲身边！

边瘦桐收回了那枚铁菱角，徐徐说道：“边盛乃是先父……”

说到此神情无限悲伤，他瞪着含泪的双眸，逼视着九头金狮车飞亮，冷冷地道：“那时我年方五岁，是一个不明事的孩子……”说着，不禁长长叹了一声。

车氏父子都不禁神色大变。九头金狮车飞亮怔了一怔，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边瘦桐，这么说你是来报仇不成？”

说到此，忍不住冷冷一笑，头上青筋，一根根地暴了出来！那双深陷的瞳孔，血光迸现！

青衣边瘦桐微微一笑道：“你说得不错，今日我正是报仇来的！”

言之未了，却见一边的铁麒麟车卫，横身而出，冷笑一声道：“边瘦桐，你休要欺人过甚，事隔二十年之久，你凭什么就断定令尊是家父所陷害？何况……”

才说到此，却听九头金狮车飞亮一声断喝道：“闪开！”

铁麒麟车卫不得不让在一边。

车飞亮点头一笑道：“边瘦桐，老夫佩服你是一条汉子，居然胆敢来找老夫寻仇……”

说到此不由得嘿嘿冷笑了几声，继续道：“一点也不错，你父边盛，正是死在老夫手中，事情经过，你也无需细问，总之，你要报仇，尽可放手而行，只是……”

他面色像是罩上了一层寒霜，双瞳内精光闪烁，冷笑着说：“只要你自问是老夫的对手……”

言方至此，忽听边瘦桐一声狂笑，道：“天下没有一件事能违反天理，你也不能例外，昔日我父亲死在你暗器之下，今日你也是一样！”

说到此，他平伸右手道：“我要以这三粒红线金丸，取你性命，你注意了！”

众人惊异地向他掌心望时，却不见一物。车飞亮闻言，心中不禁一惊！他目光是何等锐利，一窥之下，已知道对方暗器必定藏于五指缝内！

九头金狮猛地提起一口真气，遍布全身，狂笑道：“无知小辈……”

这句话尚未说完，忽见边瘦桐右掌一翻，金光一闪！车飞亮双臂一场，袍袖一拂，已把来犯的金丸收入袖内！

当下哈哈一笑，心忖不过如此而已。